

站在時代的浪尖上： 訪林懷民

Standing at the Crest of the Times:
Interview with Lin Hwai-min

文 | 徐禎苓 · 繪 | 陳宜楓



以前到處旅行，坐下來的任何地方都能創作，比如在飛機上寫稿。現在在家工作，不管編舞，或剪片或其他工作，我經常一屁股坐下，從早到晚整天不動。創作時，有時就得耗在那裡，像不斷向下鑿井，慢慢挖出一道水來。

Q 2022年您以《激流與倒影》獲得臺灣文學獎金典獎。這本書從書封就頗具巧思，前面是年輕時代抽菸的側影，封底是近期照片。而內文主要收錄90年代的散文，您重讀、修潤舊稿、添補上故事的「後來」，展現故事在時間裡的演變，也像是與過去對話、告別，能否先聊聊編述這本書的心境與想法？

我和一般作家不太一樣，做過的事與時代、社會大眾有關係，雲門舞集是社會支持出來的。雖然我退休了，但應該對社會有個交代。我計畫兩件事，一個是將過去的舞蹈作品重新剪輯、出版，另外一個把文字整理出來。

《激流與倒影》完全是曾文娟小姐的功勞。一開始，她將我過去的作品集結成兩本書，我考量到文筆、讀者有沒有興趣等諸多問題，刪去篇章，補充一些故事。書中照片也花了非常多時間、精力挑選，譬如鬼太鼓的照片使用臺南演出的宣傳照，或找了許久的俞大維先生家族合照。我不是寫虛構小說，書中事情皆有所本，照片能帶出不同情緒。以我來說，在成長的年代裡，臺灣沒什麼舞蹈，國外訊息非常少，都是透過圖片認識舞蹈，產生嚮往，所以照片是非常重要的東西。

我想出版一本書應該像日本職人，不要匆忙快速，總是很多斟酌，能力範圍內做到極致。過去以來我的生活很匆忙，今年要編明年的舞，就像自己常說的：我永遠活在下個當下。幾十年來東奔西跑，到後來都忘記去過哪、做過什麼事、遇過什麼人與細節，來往雲門的文獻室找答案，甚至打給舞者，問他們一些問題。我從來沒那麼認真，正好遇上疫情，能在家安靜處理過去的作品。

A 這本書推促我整理過去的生命與生活，才知道原來我沒有忘記深藏在記憶庫的東西，即使那些已經不在生活裡。

Q 《激流與倒影》有許多藝文故事、知識與訊息，能否分享您平常的閱讀或接受資訊的媒介媒材？

我不大喜歡讀理論，大概寫小說人的個性，喜歡知道八卦，知道人與人怎麼相處，後來又如何等等帶有故事性的東西，平時我讀《鏡週刊》，他們人物寫得很好。

A 就像剛剛說的，當年臺灣能夠讀到舞蹈的資訊很少，等到我開始學舞以後，因舞蹈而去涉獵不同領域。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，一個好的京劇演員，對歷史傳奇人物非常清楚，國外舞者對音樂、戲劇等等瞭若指掌，舞蹈裡全都是文化。我讀希臘悲劇，因為瑪莎·葛蘭姆（Martha Graham）的作品與希臘悲劇有關，進而知道史特拉汶斯基與〈春之祭〉，以及那個時代的人們還做了什麼事情，慢慢了解為什麼在那個時代會產出這樣的作品。沒有藝術家是走在時代的先鋒，所有好的藝術家只是剛好站在時代的點上，只是其他人沒有感覺。

Q 您通常在何處寫作呢？有沒有容易激發靈感的地方？

以前到處旅行，坐下來任何地方都能創作，比如在飛機上寫稿。現在在家工作，不管編舞，或剪片或其他工作，我經常一屁股坐下，從早到晚整天不動。創作時，有時就得耗在那裡，像不斷向下鑿井，慢慢挖出一道水來。

創作有兩種，一種是生活會沉澱出一個東西，無論是編舞或寫作，不曉得究竟是哪些東西沉澱了，有股衝動逼你創作出來，像《薪傳》。另一種有點像工匠在砌一堵磚牆，那需要 CRAFT，藝術的「術」，熟能生巧而已，有個方向、命題就能編出舞來。

創作人都是一樣，作品沒有憑空出來的，也許曾經被一些人事物感動，當下以為過了，可是在技窮的時刻，忽然跳出來幫你。我只是活著，走過一些事情，有些記得，有些不記得，但會留下來的就會留下來，如果那件事重要的話，即使隔了幾年，也會來找你，我很珍惜那樣。

林懷民

原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。2019年，他長銷的成名作《蟬》發行50週年紀念版。他在留美期間開始正式習舞，1973年創立雲門舞集。1983年創辦國立藝術學院（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）舞蹈系。1999年創立雲門2。曾獲台灣和香港六所大學的榮譽博士、英國三一拉邦音樂舞蹈學院榮譽院士、菲律賓麥格塞塞獎、美國洛克斐勒三世獎、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勳章、德國舞動國際舞蹈大獎的終身成就獎、國際表演藝術協會卓越藝術家獎、行政院文化獎、蔡萬才臺灣貢獻獎，並獲選為時代雜誌的「亞洲英雄人物」。2019年年底，林懷民從他主持46年的雲門舞集退休。2022年出版的《激流與倒影》（時報出版社）連獲臺灣文學獎金典獎、臺北國際書展的非小說獎首獎、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、金石堂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。

受訪者

撰文

徐禎苓

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，現為臺灣師範大學兼任助理教授。著有散文集《流浪巢間帶》、《時間不感症者》、《腹帖》。



A

Q

A

Q